

“兒”[θ]音的演變

唐 虞

廣韻支部日紐的“兒”“爾”，脂部的“二”，之部的“古”“而”“耳”“餌”等字，在中古音本來應當讀作[nzie]，[nzi]，[nzir]三種不同的聲音，而現在的國音却一律變成[θ]音，所以在注音符號裏特別造了一個捲舌“兒”韵。這種音變究竟是從什末時候起的？在語音變遷史上是一個頗有興趣的問題，很值得我們作一番探討。

我們在研究牠們的演變以前，應當先看看這些個字在現代方言裏有怎樣的現象：—

	兒	爾	二	而	耳	餌
高麗譯音	i	i	i	i	i	i
日譯漢音	dʒi	dʒi	dʒi	dʒi	dʒi	dʒi
日譯吳音	ni	ni	ni	ni	ni	ni
安南譯音	pi	pi	pi	pi	pi	pi
廣 州	i	i	i	i	i	i
客 家	i	i	pi	pi	pi	pi
汕 頭	dʒi	dʒi	dʒi	dʒi	dʒɪl	dʒɪl
福 州	nie	nie	næi	næi	ŋi	ŋi
溫 州	n	n	n	n	n	n
上 海	ji	pi	pi	ji	pi	ji
北 平	ör	ör	ör	ör	ör	ör
開 封	ör	ör	ör	ör	ör	ör
懷 慶	er	er	er	er	er	er
大 同	er	er	er	er	er	er
太 原	ar	ar	ar	ar	ar	ar
鳳 台	zɿ	zɿ	zɿ	zɿ	zɿ	zɿ

兒”(θ)音的演變

	兒	爾	二	而	耳	餌
蘭 州	aer	aer	aer	aer	aer	aer
平 凉	ör	ör	ör	ör	ör	ör
西 安	ər	ər	ər	ər	ər	ər
四 川	r	r	r	r	r	r
南 京	ör	ör	ör	ör	ör	ör ⁽¹⁾

從上面的表裏，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南方的廣州客家汕頭福州溫州上海跟北方的北平開封懷慶大同太原鳳台蘭州平涼西安顯然是二個方言系統，四川南京也可以附屬在北方的官話區域之內。若拿可以代表隋唐古音的幾個外國譯音——高麗安南漢音吳音——作參證，我們可以說，大部份南音還能夠保存“兒”等古讀；至於北音對於這些字的讀法，無論聲韻都去古甚遠。這種現象是研究語音變遷史的人所不容忽視的。

對於這種問題，我們應當從兩個觀點去研究牠：

第一 這種演變是從什末時候起的？

第二 為什麼北音特別有這種演變？

現在先解答第一個問題。

‘兒’音的演變在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裏已然略露端倪。中原音韻的支思部所收的字除去止攝的齒音字以外，尙有：—

陽平 兒而彌

上聲 爾邇耳餌珥駢

去聲 二貳餌

等十二字。其後蘭茂的韻略易通跟畢拱辰的韻略匯通的支辭部都沿用周氏的分類。止攝齒音的韻母受了聲母的同化，從-i變成-ɪ, ɿ，已經跟齊微部截然不同，所以周氏把牠們另外分成一部。但是這十二個日紐的字，究竟同現在鳳台方言一樣讀作[ɿ]音，還是已竟變成[θ]音跟現在的大部分北音相同呢？這是一個很難斷定的問題。照明末方以智的說法：“兒在支韻，獨字無和，姑以人誰切，附入支韻”；再證以利瑪

(1) Bernhard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oise*, pp. 723, 726, 730.

(2) 通雅卷五十一切韻聲原頁三十。

寶金尼閣的lh, ul 兩種注音，無疑的可以斷定明末“兒”等已然變成[ə]音。但是從周德清到方以智相去二百餘年，要想確定周德清那時候究竟讀成何音，單靠方氏的說法恐怕是不中用的。這條路既然不通，我們只好別闢蹊徑。

本來考訂漢字的音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方塊漢字的本身並不能給我們很多的啓示。根據漢字去探討古音，至多能夠知道牠們的分類而不能確定牠們的音值。要想考訂漢字的音值，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汪榮寶先生所提出來的兩個條例：一就外國古來傳述之中國語而觀其切音之如何；

二就中國古來音譯之外國語而反求原語之發音。

他根據這兩個方法曾經作了一篇很有價值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應用這個方法來解決“兒”等的音變問題？從韻書的分類既然告訴我們，“兒”等音值從西元1324年（元泰定甲子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已經開始演變，到了西元1605（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利瑪竇以羅馬字注漢音）已然完全變同現在的北音，那末，凡是在這個期間，中外互譯的對音都可以作我們解決“兒”等音值的材料。中國自從遼金元以後中西的交通日漸頻繁。而且元朝以一個異軍突起的蒙古民族，窮兵黷武，席捲歐亞，那種“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威使多少年後的外國人，還有“黃禍”的恐怖！所以在那個時候有不少外國的歷史家記載中國事蹟，到現在還給我們不少的參考。其中最著名的像是波斯的史家志費尼和拉施特等。⁽²⁾ ⁽³⁾ 還有些外國來元朝請願的使臣和旅行家，

(1) 見羅莘田先生之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頁三百零二(集刊第一本第三分)

(2) 志費尼的全名叫做阿拉袁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 (Alai-eddin Atta Mulk Djuveni) (名見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著有世界征略家傳 (*Tarikh Djihan Kushai=History of the Conqueror*)書中記成吉思汗末十年事及波斯之征服甚詳。卒於西元 1285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3) 拉施特的全名是姓火者的拉施特愛丁 (Khodja Rashid-eddin) 名法則兒烏拉喝(Fazl-ullah)著有札米伍特台瓦力克 (*Djami ut Tewarikh=Collection of Histories*)一書譯義猶云史記彙編。書中記韃靼及突厥諸民族，與成吉斯汗及其先世之事蹟，以及波斯當時之諸汗頗為詳盡。卒於西元 1318 年 (元仁宗元祐五年)。

“兒”(兒)音的演變

像僧人勃拉奴克勞尼⁽¹⁾，僧人盧白魯克⁽²⁾，和小亞美尼亞國王海敦⁽³⁾，之奉使蒙古；像馬哥孛羅⁽⁴⁾父子們，僧人鄂多立克⁽⁵⁾，拔都他⁽⁶⁾，和馬黎諾里⁽⁷⁾，等之東遊。以及這個時代的中

(1) 勃拉奴克勞尼 (Plano Corpini) 於西元 1245 年 (宋理宗淳祐五年，蒙古六皇后攝政五年) 四月十六日離法國里昂城 (Lyons) 奉教皇命請蒙古人在歐洲境內止事殺戮。於西元 1247 年 (蒙古定宗二年) 秋始抵教皇之廷覆命。當時著有遊記一書記蒙古風土人情甚詳。

(2) 盧白魯克 (William of Rubruck) 奉法國國王聖路易之命出使韃靼諸王之廷。盧於西元 1253 年 (宋理宗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 五月七日自黑海來華，於西元 1254 年 (宋理宗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 秋始西歸。著有紀行書一書記當時中國事物甚詳。

(3) 小亞美尼亞 (Lesser Armenia) 國王海敦 (Hayton or Haithon I Hethum) 及親王仙拍德 (Sempad or Sinibald) 與僧人盧白魯克同時至蒙古和琳。著有亞美尼亞人之忠王海圖姆於亞美尼亞紀元七百零三年及七百零四年即基督紀元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及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入朝拔都及蒙哥二汗紀行 (*Journey of Hethum,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 to the Battu and Mangu Khans, in 703 and 704 of the Armenian era, A.D. 1254 — 1255*) 一書簡稱海敦紀程。卒於 (元世祖西元 1269 年至元六年)。

(4) 尼哥羅孛羅 (Nicolo Polo) 及弟馬飛孛羅 (Maffeo Polo) 於西元 1260 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 即來遠東經商。當二次來遠東時其幼子馬哥孛羅 (Marco Polo) 始同來。

(5) 鄂多立克 (Odoric) 於西元 1316 年 (元仁宗延祐三年) 即開始其旅行生活。卒於西元 1331 年 (元文宗至順二年)。著有旅行記記中國事詳審過於馬哥孛羅。

(6) 拔都他的全名是姓依賓拔都他 (Ibn Batuta) 名阿布阿伯特拉摩哈美德 (Abu-abdullah Mohomed) 於西元 1325 年 (元泰定二年) 六月十四日起始旅行，至西元 1349 年 (元順帝至正九年) 十一月八日始回故國，蓋已漫遊遠東各國二十四年半矣。後奉摩洛哥蘇丹之命口述諸國事而使蘇丹之祕書摩哈美德依賓玉髓 (Mohomed Ibn Juzai) 筆記之成遊記一書。

(7) 馬黎諾里 (Marignolli) 約生於西元 1290 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之前，惟知他在西元 1353 年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 時已從東方遊回。至 1354 年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 奉日耳曼皇帝查理第四世 (Charles IV) 之命著波希米亞史 (*Chronicle of Bohemia*) 一書，內容多述及東方各國之事物。

“兒”(ə)音的演變

國人方面的西遊家，像耶律楚材⁽¹⁾，烏古孫仲端⁽²⁾，丘處機⁽³⁾，汪大淵⁽⁴⁾，常德⁽⁵⁾，耶律希亮⁽⁶⁾等：在他們的記載裏都可以找到許多中西對音。現在我們先把跟“兒”音有關的摘要排比如下：

起兒漫（遼史卷六十九頁七部族表）

起兒漫就是現在波斯的起兒米內(Kermineh or Kermaneh)在撒馬兒干和不花刺之間，在中古時是歐亞往來必經之孔道。海敦紀程把牠譯作 Ker-mān)。

葛兒罕（遼史卷一百一十六頁三國語解）

葛兒罕是漠北君王稱號也譯作菊兒汗或菊兒（元史卷一太祖本紀）闊兒汗（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和菊兒可汗（元聖祖親征錄）。依賓愛爾阿梯兒記哈刺契丹把這名字譯作 Gurkhan。盧白魯克紀行譯作Coir-Khan。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譯作 Gurkhan。拉施特史記彙編譯作 Gurkhan。

畏吾兒城（遼史卷六十九頁七部族表）

畏吾兒也譯作畏兀兒是當時一個種族的譯名。勃拉奴克劈尼遊記譯作

(1) 耶律楚材於元太祖十三年(西元1218年)即開始西遊；歸作西遊錄。

(2) 烏(又作吾)古孫仲端於金興定四年(西元1220年)七年奉金主之命赴西域進見元太祖乞和，至本年十二月始歸國。後口述西域風土人情劉祁筆記之成北使記一書。

(3) 丘處機於元太祖十六年(西元1221年)奉使西域。其弟子李志常撰西遊記。

(4) 汪大淵於元順帝至正時附海舶南遊，徧遊南洋羣島及印度沿海諸國。至正九年(西元1349年)冬始返泉州。著有島夷志略一書。

(5) 常德於元憲宗九年(西元1259年)之頃奉使西觀旭兀烈大王於波斯。中統四年(西元1263年)始回國。劉祁筆錄其記行題曰西使記，書中記中央亞細亞事蹟頗為詳細。

(6) 耶律希亮於中統元年(西元1260年)即被渾都海所監視，且使從大軍以行。至中統四年(西元1263年)八月始入覲見世祖，蓋其母子兄弟流離於西域已四年之久。著有遇難西域記。

(7) 依賓愛爾阿梯兒(Ibn el Athir)阿拉伯人，生於西元1160年(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卒於西元1233年(宋理宗紹定六年)著有喀迷爾烏脫泰瓦力克(Kamil-ut Tevarikh)一書。

“兒”(兒)音的演變

Huyri。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譯作Uighurs。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東方諸國風土記譯作Yogurs。拉施特史記譯作Uighurs。

撒麻耳干（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撒麻耳干也譯作賽馬爾堪（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是花刺子模的都城，在現在中央亞細亞布哈爾共和國（Republic of Bokhara）的北邊。這個城在中古時代很負盛名，所以在波斯祆教聖經曾德阿維斯塔（Zend Avesta）⁽¹⁾裏也提到這個城的名字。費杜西帝紀把牠譯作 Samarkand。此外像是依賓庫達特拔和依賓霍克爾⁽²⁾的著作裏也不時的提到這個城。拉施特史記⁽³⁾的契丹國傳⁽⁴⁾也把牠譯作 Samar-kand。這個城直到如今還叫這個名字。

打耳班（元史卷六十三頁九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打耳班是波斯很古的一個城。海敦紀程把牠譯作 Derbend。

兀提刺耳（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兀提刺耳又譯作斡脫羅兒和兀都刺兒（皇元聖武親征錄）。裴哥羅梯諸國記⁽⁵⁾把牠譯作 Oltrarre。

不里阿耳（元史卷六十三頁九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不里阿耳本來是一個種族名，大概當時拿這種族名來當這種族所佔據地的

(1) 在小亞美尼亞國王海敦一朝入朝蒙古後約四十餘年，其族人果利葛斯親王（Prince of Gorigos）海敦著有東方諸國風土記（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書中之契丹國記一章專記中國事蹟，頗饒興趣。

(2) 費杜西（Firdusi）是波斯極有盛名的詩家。他生於西元931年（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卒於西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平生著有沙那美（Shahnameh）（譯義帝紀）記波斯諸朝事蹟甚詳。

(3) 依賓庫達特拔（Ibn Khurdadhbah）又名阿伯爾喀錫姆烏貝德阿拉（Abúl-Kasim Ubaid-allah）阿拉伯人，約生在西元820年至830年之間（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至唐太宗大和四年）卒於西元912年（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平生著有省道記（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專記各站之名及各站相距的里數。

(4) 依賓霍克爾（Ibn Haukal）在西元1216年（宋寧宗嘉定九年）著了一本陀拔斯單史。

(5) 歐人法蘭賽斯哥巴爾杜西裴哥羅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在西元1340年（後至元六年）作了一本諸國記（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ssi, etc = The book of the Description of Countries, etc）。

地名了。不里阿耳就是蒙文元朝秘史的不合兒(Bular)，舖拉兒(pular)，舖拉爾蠻(pularman)。科斯麻士⁽¹⁾基督教諸國風土記把牠譯作 Bulgaria。依賓霍克爾陀拔斯單史譯作 Bulgar。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也譯作Bulgar。拔都他遊記譯作 Bolghar。

可失哈耳(元史卷五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可失哈耳就是現在的喀什噶爾(Kashgar)。小亞美尼亞親王仙拍德(Sem-pad)寄錫拍羅斯島王及后信把牠譯作 Caschar。

撒耳柯思(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撒耳柯思也是一個種族名，拿牠當地名，和前邊的不里阿耳一樣。勃拉奴喀劈尼紀行把牠譯作 Circasi。盧白魯克譯作 Cherkis。

忒耳迷(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忒耳迷費杜西帝紀譯作 Termed。

克什彌耳(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克什彌耳又譯作迦葉彌兒(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就是現在的克什彌耳(Kashmir, Kashmere or Cashmere)。蒙文元朝秘史卷十三譯作 Keshimir。

柯耳魯(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柯耳魯勃拉奴克劈尼紀行譯作 Corola。

別庵伯爾(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賽典赤贍思丁傳)

“別庵伯爾”在劉郁西使記譯作“痾顏八兒”。吳鑒清淨寺記譯作“別諸拔爾”，重建懷聖寺記又譯作“撣奄八而”。以上所引的譯名都是波斯語“Peighember”的譯音。至於“Peighember”的意義就是“先知先覺者”(Prophet)。

劄法兒和烏馬兒(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納速刺丁及忽辛專傳)

劄法兒和烏馬兒都是阿拉伯人的姓。劄法兒就是 Dschafar。烏馬兒就是 Omar。

(1) 科斯麻士(Cosmas) 希臘人約在西元 530 年至 550 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後魏孝莊帝永安二年至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著有基督教諸國風土記(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

(2) 吳鑒字明之元至正時學者著有清源郡誌二十卷。汪大淵島夷誌略有吳序文一篇。

‘兒’(er)音的演變

馬札兒（元史卷一百三十四闕里吉思傳及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

馬札兒就是現在的匈牙利人(Hungarian)。俄國的史家鼻祖納斯脫爾(Nestor)說在西元八九八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匈牙利人就自稱作 Madjar 或 Magyar，到中古時代別國也管他們叫這個名字了。⁽¹⁾阿伯爾肥達地理書譯作 Madjar。拉施特史記譯作 Madjar。蒙文元朝秘史裏也有這種 Madjar 的譯名。

阿爾斯蘭汗（元史卷一太祖本紀）

阿爾斯蘭汗依賓愛爾阿梯兒喀迷爾烏脫泰瓦力克譯作 Arslan Khan。費尼世界征略家略也譯作 Arslan Khan。

額兒的石河（元朝秘史續集卷一）

額兒的石河當時的回教著作家全譯作 Irtysh。

蜜昔兒（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

蜜昔兒也譯作蜜昔爾(常德西使記)就是現在的埃及(Egypt)。元時阿拉伯人管埃及叫作 misr，當時中國也就因着阿拉伯人的稱呼把她譯作蜜昔兒等名詞。

馬八兒（元史二百一十列傳）

馬八兒是元時印度(Hindu)一個國名，現在斐律賓羣島(Philipine Islands)以及柯羅曼德(Coromande)等地都是昔日馬八兒的故地。拉施特和拔都他都把牠譯作 Maabar。馬黎諾里波希米亞史卷三國王史(Monarchs)譯作 Maabaro。

阿藍答兒（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傳）

阿藍答兒也譯作阿蘭達兒(耶律希亮避難西域記)。當時回教著作家都譯作 Alemdar。

巴耳赤邦（元史卷六十三頁九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巴耳赤邦勒拉奴喀勞尼紀行譯作 Barchin。海敦紀程譯作 Parchin。

(1) 阿伯爾肥達(Abulfedea)生於西元 1273 (元世祖至元十年)死於西元 1331 年(元文帝至順二年)其所著之地理書乃成於西元 1321 年(元英宗至治元年)

曲兒忒（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

曲兒忒海敦紀程譯作 Kurd。

失兒灣沙(同上)

失兒灣沙麻素提黃金牧地譯作 Shirvan Shah。⁽¹⁾

谷兒只(同上)

谷兒只盧白魯克遊記譯作 Gurgi。 阿伯爾肥達地理書譯作 Kurdj。 現在作 Georgia。

押兒牽(同上)

押兒牽也譯作鴉兒看（元史世祖本紀），就是現在的葉爾羌(Yarkand)

篤來帖木兒（元史卷六十三頁八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篤來帖木兒又譯作朵(或禿)列帖木兒(元史卷三十五武宗本紀)。回教著。

作家譯作 Dure Timer。

巴耳打阿（元史卷六十三頁九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巴耳打阿是波斯古城的一個。 愛利雅斯景教主教駐節表把牠譯作 Barda'a

谷則斡兒朵（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

谷則斡兒朵是西遼的都城。“斡兒朵”就是蒙語 Ordo，“宮殿”的意思。

畏吾兒王巴而朮（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巴而朮回教著作家譯作 Bardjuk。

答兒腦兒（元史卷一百一十八特薛禪傳）

答兒腦兒也譯答兒海子，就是遼史的魚兒瀨。 答兒腦兒是蒙語 taalnor 的譯音。 蒙語 taal 是華語“平原”的意思， nor 是“湖”的意思。

乞瓦綿客兒綿（葉德輝刊本元朝秘史續集卷一）

(1) 麻素提(Abu-l-Hasan Ali-el-Mas'udi)是阿拉伯最著名的地理家和歷史家。 他的生年不詳，只知他自幼即周遊列國，所至很遠，卒於西元 956 年(周世宗顯德三年)著有黃金牧地 (*Les Prairies d'Or=Meadows of Gold*)一書。

(2) 愛利雅斯(Elias)生卒年月均不詳，惟知其於西元 893 年(唐昭宗景福二年)充大馬色克城(Damascus)主教，作有景教主教駐節表。

“兒” θ 音的演變

乞瓦綿客兒綿是俄國有部幾富成(Kief)的古名。綿客兒綿是突厥語 mienkerman 的譯音，就是華語“大城”的意思。拉施特史記譯作 mingercan。

從上面羅列的三十一條材料，我們可以毫不武斷的說：拿“兒”“耳”“爾”等字對譯 r 音或 l 音自遼以來已經找到直接的證據了。所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因為“兒”“耳”“二”等字數不多而且難發難切，姑且把牠們附屬在支思部裏頭，他那種爲難遷就的情形和方以智所謂“兒在支韻獨字無和，姑以人誰切，附入支韻”；以及楊選杞所謂“而字一音最爲難讀。余則於中聲日字內仍存一而字。蓋此一聲僅此一字而他無所切。其字母同類無音，亦借而字作母以爲會意之切。識者當潛心細辨而得之”⁽¹⁾：恐怕都是一樣的。若從上面所舉許多中西對音的材料看，實際上在元朝泰定甲子（西元一三二四）以前的北方語音早就把“兒”等讀作[θ]音，非但不是切韻時代的[nzi] 或[nziɛ]，而且也不見得和現在鳳台[z]音相同罷？

以上所討論的是“兒”音從什末時候變起的問題。其次我們還要研究牠是怎麼樣變成的。從篇首所舉“兒”等在現代方言上的分布現象，我們可以看出來：凡是止攝以外的日母字變成[z]聲的，則“兒”等變成[θ][ar][ər]一類的音；若是止攝和其他各攝的日母一律讀作[ɸ][p][n]等聲，則“兒”等的韻母也不發生變化。那末[θ]音的變成，無疑的是受聲母的類化作用，恰好和“資”“雌”“私”“知”“池”“師”等字的演變情形相同。據高本漢說：兒音的演變，經過 nzi>zi>z̥i>z̥l>z̥>⁽²⁾z̥>θr 七個階級。我對於他的講法大體可以表示同意。因爲從音理上講[z]略開就變成[l]，[l]再略開就變成[θ]：這種演變總算是順理成章的。何況[z]音的過程在現在鳳台方言裏還可以找到活的證據呢？由此說來，[θ]音的變成固然在元朝泰定甲子以前，而周德清仍舊把牠附屬在支思部也未嘗沒有他的立腳點。

總結上文所說，我們可以斷定：“兒”等變成[θ]音自遼以來已經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證明；牠所以變成，是由聲母類化作用的影響而再略加演變的。不過羅莘田先生嘗說：“語音的演變，空間性的差異比時間性的差異較大”。現代方言的現象既然指示我們“兒”音的讀法顯然有南北兩個系統，那末，這種差別是不是“古已有之”，也

(1) 聲韻同然集總論。

(2) B.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 645.

是頗可注意的問題。但是在我沒有找到相當的證據以前還不敢作進一步的推斷。在這條線上的先進們如有所見，還望有以教我！

本文的選題及設計均承羅莘田先生指導，稿成，復請趙元任先生訂正。至於篇中所探中西對音的材料，得張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之助爲多。謹此聲明，以誌謝忱！